

第二課〈鬼頭刀〉學習單

臺灣海洋書寫版圖

組別

衛家園
保家園

澎湖

小琉球

蘭嶼

太平洋3號

◎說明：閱讀文章後，依序填入「代號」、「作者」、「海洋書寫著作」。

◎計分方式：每格一分，著作欄每多寫一本，多一分。

它是如何開始
將如何結束
坦開和收攏
涉水與沉沒

大海把我包起
把我抱走
開始和結束真是睡眠一樣的，沙灘

一樣的，大海一樣的

安靜自然

然而我要長大，我要

肉體撐破此刻的形態、成為豐沛的

敏銳與繁富，高大遼闊，像另一

「海洋

從這邊，到那邊

大量不完，我要將

稚嫩的皮膚交給愛和因愛而磨蝕的蒼老

它一點一點皺縮，在時間之海裏

被鹽漬、風雕，而起了一變化

我用繩束來抵抗任性的無限

在自我反覆的呼喊裏

這就是我將要長成的體積

任沙灘和海水都在我裏面消失。

如果有人來問我：「您

姓名的邊界……」

因過於廣大

我就用安慰的長嘆回答。

手腳彎曲的地方都起了美麗的小漩

您看清楚了嗎？

它在我的手腳上……

我安靜的站在這兒

您看著我，而不知我在思想什麼

和我下一個動作

您看著我嬰兒的身高以及

水滴般的赤裸。

您笑，我也笑了。

您抖著波瀾在遠方挑逗

沙灘是一個意象對立的世界，但是

我會把您扯過來，扯您來

要您仔細認識我成長的莊重。因為

我能剪掉您留的，臍帶 因為

我的名字 將比海 更大。

「再游近一點，我的愛人。」我在水底默念著，我絕對不能猶豫，當牠游到最佳的射程之內的那一刻，我的經驗告訴我。哇，真的好大的魚，至少有卅斤以上（用漢人的眼光估量的話），瞧牠的態勢煞是要和我搏鬥的樣子。機會難逢，我想，於是很有自信的瞄準牠心臟上方的脊骨，按下開關，「BARK」的一聲射穿了近卅公分寬的魚身，接著我立刻游向前抱住牠，不給他喘氣的時間，並急速的衝回海面，牠的心跳和我同樣因緊張而快速的跳動，當我抱緊牠時可感覺到。牠不斷的在掙扎，假使牠是「人」的話，用摔角的競賽來比喻時，我們是無法分出勝負的。我把牠抱在我的胸膛，雖然距離岸邊只有六、七十公尺遠，但游起來非常艱難。並且沒有時間從鉛帶抽出護身的小匕首刺傷牠的鰓，削弱牠的體力。

「我海裡的祖靈，賜我力氣，讓我順利的游回陸地，否則不給你們分享魚頭的肉（雅美人捉到大魚時，魚頭是獻給父母親吃的，並剖一塊魚肉分享予祖靈）。」我這樣祈求道。

大魚不斷地在我胸膛掙扎，牠頑強抵抗的蠻力一直未曾減弱，真佩服牠倔強的韌性。陸地漸近了，天色也隨分秒的逝去逐漸的陰暗了，而雨依然落個不停，

寒風不止地掠過海面，但這些都無法撲滅我雀躍萬丈的心。

把浪人鰻魚安放在陸地上的礁岩，細心的欣賞牠結實的身軀，我說：「兄弟，我贏了。」我大叫地吶喊。我看看眼前的親密愛人——海洋。我又說：「親愛的，我明天再來拜訪妳。」斯時，雅美男人最驕傲的、至尊的榮耀伴我踏上回家的路程。

父親在燈光下，一面磨著大刀，一面不時地在欣賞我射的大魚，近八旬的他，臉上露出嬰兒般的可掬笑靨，在旁的母親，我不知道如何來形容她喜悅的心情，而我的孩子們的六個小手掌不停地撫摸仍在跳動的大魚。但我卻聽不到孩子們誇獎我厲害的讚美之語。相反的，我那位喜歡頂撞我的、用左手寫字的大女兒卻對她的哥哥、妹妹說：「爸爸很壞哦，你們看，大魚就快要死掉了，很可憐，我不要吃爸爸射的大魚。」

於是我的兩個小鬼也跟著說：「我不要吃……我不要吃……」

之後，我去邀請大伯、叔叔及親戚們共同分享我的大魚，我跟大伯說：「大伯，我射了一條小小的魚，麻煩你到我家走一趟。因為很小，所以我們只喝魚湯（我雅美人的習慣，當你捉到大魚時，你用的詞絕對要用「小」或其他代名詞）

「水母是智慧的女巫，慈愛的母親。」那個叫大浪的書差男人終於向我發出訊息。雖然我仍然虛弱地躺著，眼光卻一刻也不肯停歇地搜尋著這個奇異的家族。他們的膚色呈現一種與海水相同的深藍，並不完全的黑，全身赤裸，男人的肌肉體格比女人略為粗壯，女人袒露著健美勻稱的乳房，胸前總有一兩個渾圓結實的小孩依偎著，成年人才在羞恥部位圍上一塊布，那些布的質料不一，令人覺得很熟悉，好像是現代人類製造的，會不會也是他們從海上撿拾來的垃圾？

這個洞穴中的家族又讓我想起烏鬼洞的故事，那場四百年前的大屠殺，小琉球人形容的烏鬼，久遠以來同時存在著亦人亦鬼的模糊定義，那是漢人漁夫尚未到這座珊瑚小島定居之前的故事了，每個老漁夫都會說他阿公在他少年學捕魚時告訴他，烏鬼是指原居當地的黑色土著，身上長著類似魚鰓的器官，擅於游泳潛水，有船隻經過琉球島外的航道時，常常伺機潛到船上擊破船殼，趁亂奪取財物。有一回英國艦隊上岸來報復，烏鬼族不敵，躲入遍佈海岸的珊瑚礁岩洞，拒絕投降，最後英國人把焦油淋入洞內，放火燒死他們。從此烏鬼由人變成鬼，迷霧之後來上岸定居這處世外桃源的漢人漁夫們。我猜想著這些漁夫是否曾經在海上或島上親眼看見且接觸過他們？或者四百年來烏鬼們的陰魂一直不散，常常現身讓小琉球人看到，否則單憑漁夫們薄弱的想像，怎麼可能留下一支奇異的黑色種族亦鬼亦魚、不可思議的精美傳說。

難道此時我也和那些漁夫一樣，果真遇見了四百年前那場屠殺之後，逃入大海的黑色種族所繁衍演化的後代？或者烏鬼們依舊陰魂不散，終於現身讓我這個魂牽夢縈的人如願以償？據說後來發現這些鐘乳石洞穴的漁夫，還在巔頭找到石桌、石椅以及西方的銀湯匙等寶物，洞穴大得可以住得下幾百人，裏頭四通八達，從東邊進去可以從西邊出來。可惜幾百年來已經遭土石掩埋傾頹。

我曾在海岸上的烏鬼洞以及鄰近的美人洞觀察此處的珊瑚礁地形，發現的確有如傳聞中所說的奇岩怪穴錯綜複雜，即使在現代仍然容易脫逃躲藏，尤其是典型的俗稱龍蝦洞的海蝕溝穴，四處延伸突出於海浪之中，只要會潛水，從此處出入海岸不易發現。難道他們仍然躲藏在一些更深、更不易被發現的海蝕洞穴中？

走著，走著，她們走到海邊，立在沙灘上面對浪濤翻滾的大海。少女偏頭看了婦人一眼，然後徐徐跪在沙灘上，從皮袋裡拿出一個錦繡的絨盒。小心翼翼的，她又從絨盒裡拿出一對粉紅色的瑪瑙手鐲，分別將它戴上雙腕。

她雙掌合一的跪向大海：「有寬，我是梅映……」剛開口，她馬上趴在沙灘上慟哭。但狂響的風浪聲，卻也迅急地把她的哭聲掩沒了。

立在她背後的婦人，這時眼眶也濕了，隔了些時候，才走近少女，扶住她顫顫的身體。「以後妳還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要活下去，不要讓阿母傷心……爲了妳和妳哥哥，還有妳阿爸，阿母也很心痛，以前那些無中生有的事情，妳原諒阿母……好不好？不要再傷心……」

這時，陣陣的風沙正揚起，不斷地襲擊她們，不斷地吹進海裡。遠方的海，黑黑的，連空氣間也是黑黑的，整個世界看來都是黑色的。

當她們還在風沙中，面對著海時，遠遠的沙灘上慢慢地走來了一位五官特大的少女。在她走過婦人旁邊，與婦人交換了一個陌生的眼色後，卻又繼續慢慢往前走，並不時望著大海。她的臉色是平靜的，好像是散步看風景的人，可是從她深沉穩實的脚步看來，她並不是散步看風景的人，而是另有心事。她心裡在想：「這風浪並沒什麼可怕，祇能毀滅一個人的身體，但生命並不那麼容易就被毀滅！」

又走了一陣，距離那兩人遠遠後，她才立定脚步，回頭看了那仍跪在沙灘上的少女一眼，

再望著海，心裡念道：「如果我有了孩子，那是你的，武方嫂告訴我，瘋狗對我所做的事要負責到底，我必須嫁給他，駱駝查某我也要替你照顧她。孩子長大後，我會告訴他，他真正的父親就是你。」

她又繼續向前走，好像要走完這浪濤洶湧的長長風沙地。

當她抬高了頭，才又驀然發覺，天空的雲層此時是愈來愈厚了，它正被風席捲著奔跑，而北方的雲層下，也正有一陣陣的煙霧，黑濛濛的朝她欺壓過來，瀰漫了整個陸地。

她情不自禁的低喊：「海煙！」

而此時的海煙，仍繼續狂虐地奔飛著……

海湧伯下來了，搶過舵柄推舵離開。我攀住船舷欄杆還想上去塔台。鯨再次高舉尾扇。我回頭看到一葉壯觀的尾鰭弧線揮擺，像是揮出巨掌道別。我內心一團火熱隨牠尾扇的沒入而漸漸熄滅在冰冷水裡。我兩眼晶晶楞在舷邊，直直看著牠沒入的海面。

啊——多想再看到牠！多麼期望再和牠持久並肩同游！

接連好幾天，牠的身影佔滿我的心胸。翻閱圖鑑找牠，我猶豫起牠的名字，是抹香鯨？灰鯨？還是大翅鯨？我明白即使在書冊裡驗證確定了牠的名字，也無法平息我在海上和牠短短片刻因緣相聚所感觸到的——牠的孤獨、牠的猶豫和牠的道別。

另一次遠遠看到，也是孤獨的一頭，牠一路噴著水霧在傍晚時分。趕過去時，天色已暗，牠已隱身離去。

再一次看到，牠腫漲翻倒漂浮在水面。遠遠海上，牠像一座孤島，屍肉堆疊

的一座孤島。船隻駛近，空氣裡瀰漫濃濃腐臭味，牠側翻的肚皮上破了一個大洞，腸子脫出，順流綿延了數百公尺，像一條已經和海洋拉斷關係的臍帶，像一片斷了線的風箏。

船隻繞著死鯨圈轉一周，我辨認出牠是一條喙鯨。

像在觀看一具標本，像在觀察書頁裡的圖樣，那是沒有生命、沒有溫度的一場接觸。那是多大的遺憾，當我能夠從容靠近，牠只留下赤裸裸腐敗的軀殼。牠的生命已經和我們相去遙遠。船隻冷冷離開。

鯨的脂肪很厚，牠的體溫被包裹在深層肉裡，表皮溫度和體溫溫差達攝氏三十度左右，牠，內溫外冷。十年捕魚經驗，海洋給我的知覺也是內溫外冷。清冷孤絕的外貌下，海洋和鯨都若即若離隱隱含含向我透露著牠們內裡的溫暖。

我想起，為何牠們曾經上岸生活的祖先會再次選擇冰冷的海洋做為生存的領域？我回想自己點點滴滴從海洋獲得的溫暖感覺，回想自己決定下海成為討海人的心路歷程，我恍然能夠理解，牠們的選擇和牠們深沉的孤獨。

我努力許久才能够止住泉湧的淚水，然後走到山頂的另一邊去眺望海岸。我記不得那邊是什麼樣的景像了，因為特別的原因，我只記得好像是一片沙灘，我甚至於——呃，事實上我們只需談海浪。那天風颯得很厲害，我可以看到海面上滾着一排排的浪條，但是，事實上從高空俯視我聽不到絲毫海浪的聲音也看不到它們的滾動；它們在遙遠的山腳下，在藍色的海面上安靜的浮現潔白的條紋，並且被陽光照得發亮。那時候的海水真可能把我的心洗乾淨；呃，我，多年來總是在盼望海水能够把我混亂而且黑暗的心淘洗乾淨。這經驗雖美，卻不是新鮮的。許多年前，當我第一次上船離開基隆港航進太平洋的時候，我就曾經有過這種感覺。在海天的深處，我好多次沒看到山沒看到成羣結隊的人，聽不到陸上那些紛亂的聲音，日復一日，重複的海水、天空、幾張平板的熱臉和單調的引擎的震動，使我的官感和意識都麻痺到空白的狀態。在一種極度的安靜裏，我覺得自己好像剛走下一個舞臺，卻沒聽到熱烈的掌聲；呵，親愛的朋友，我們在童年的時代就已經習慣於聽到掌聲和喝采。在遼闊的海天之間，我無法不謙卑的想像自己只不過是一個瞬息即碎的水泡。可是這對我沒用；我遲早還是會進港去面對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是我自己那混亂的心。嗯，我曾經想弄一條帆船，獨自在海洋的深處漂個兩年或三年，或許多年。